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

索隱曰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

十六國有畢原豐郇言畢公是文王之子此云與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

武王之伐紂

而高封於畢

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正義曰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

於是為

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

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

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

正義曰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

鄭玄詩譜云魏姬姓之國武王伐紂而封焉

為大夫卜偃曰

索隱曰晉掌卜大夫郭偃也

畢萬之

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

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衆

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

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

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索隱曰左

傳武子名犇系本云畢萬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州與犇聲相近字因以異代亦不同魏武子以魏諸子事

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

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

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索隱曰系本云武仲生莊子絳無悼

子又系本居篇曰魏武子居魏悼子徙霍宋忠曰霍地名今河東彘縣也則是有悼子系本卿大夫代自脫耳然魏今河北魏縣是也○正義曰晉州霍邑縣漢彘縣也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時霍伯國也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

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僂辱楊干索隱曰

曰左傳云僂楊干之僕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

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

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

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正義曰安邑在

絳州夏縣安邑故城是魏絳卒謚為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索隱曰系本錯也居篇又曰昭子徙交邑亦

與此文同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索隱曰系本上獻子名茶茶莊子之子無魏嬴也獻子事晉

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

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

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

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索隱曰簡子趙鞅文子荀寅獻子范吉射其

其曆二十四年刊

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

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索隱曰侈他本亦作哆蓋哆字誤而

代數錯也系本獻子生簡子取取生襄子多而左傳云魏曼多是也則多是襄子中間少簡子一代魏侈與趙鞅共

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相子索隱曰系本云襄子生相子駒與韓康子

趙襄子共伐滅知伯索隱曰康子名虎襄子名無恤智伯知瑤也本姓荀亦曰荀瑤○正義曰知音智括地志

云故智城在蒲州虞鄉縣西北四十里古今地名云解縣有智城蓋謂此也分其地相子之孫曰文

侯都徐廣曰世本云斯也○索隱曰系本相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琪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魏文侯

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相子周威王同時

索隱曰系本武子名啓章康子之子相子名嘉襄子之子六年城少梁十二年使子擊圍

繁龐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

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

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

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

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

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

子擊不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正義曰雒漆沮水也

城在水南郟陽郟水之北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也二十二年魏趙韓列

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陽狐郭在魏州之城縣東北三十

里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瑩索隱曰瑩音乙耕反擊武侯名文侯受子夏經藝

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正義曰過先師反文侯軾于木閭也皇甫謐高士傳云木

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造其門于木踰牆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間而軾其僕曰君何軾曰段干木賢者也不趨勢利僕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安得勿軾于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于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為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淮南子云段干木晉之大駟而為文侯師呂氏春秋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言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至既受吾賞又責吾禮無乃難乎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

魏文侯謂

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

相今所置非成則璜

徐廣曰文侯弟名成

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

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

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

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
 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
 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
 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
 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
 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
 魏成子比也翟璜遂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
 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馴案地理志曰弘農
 陝縣故號國北號在太陽東號在
 榮陽正義曰括地志云號山在陝州陝縣西二
 里臨黃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頽山之餘也
 三十二年伐鄭城
 酸棗敗秦于注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十五里注或作鑄也三

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徐廣曰今在
 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陰

晉徐廣曰今之華陰○索隱曰年表作齊侵陰晉秦本紀云
 惠王六年魏納陰晉更名曰寧秦徐氏云今之華陰也三十八

年伐秦敗我武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城一名武
 之平城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得其將識

索隱曰識將名
 也武下魏地是歲又侯卒索隱曰紀年
 云五十年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

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元年當趙烈侯
 之十四年不同也又系本敬侯名章

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

安邑王垣索隱曰紀年十一年城洛陽及安邑王
 垣徐廣云垣縣有王屋山故曰王垣七年代齊至桑

丘正義曰年表云齊伐燕取桑丘故魏救燕伐
 齊至桑丘也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九年翟敗我于澮

索隱曰澮音古外反于澮於澮水之側○正義曰括地志云澮
 高山又云澮山在絳州翼城縣東北二十五里澮水出此山也使吳

起伐齊至靈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
 時屬齊故三晉伐之也齊威王初立索隱曰按
 紀年齊幽

公之十八年而威王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二年秦

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正義曰在石州趙之西北屬趙故云趙北蘭也十六

年伐楚取魯陽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也武侯卒索隱曰紀年云武侯二十六年卒子瑩

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正義曰

音仲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索隱曰頎音祁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

侯伐我取蔡而惠成王伐趙圍濁陽七年公子緩如邯鄲以作難是說此事也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

索隱曰懿侯哀侯之子魏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

瑩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

除之徐廣曰除一作倍○正義曰按除除魏瑩及王錯也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

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索隱曰系本

云成侯各種魏氏大敗魏君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

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

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

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

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

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

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

衛縣也○索隱曰田完系家云敗魏於濁津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

和○正義曰觀魏州觀城縣古之觀國語云觀國夏啓子太康第五弟

之所封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

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敗韓魏洛陰六年伐取宋儀臺索隱曰表亦作義臺

然義臺見莊子司馬彪亦曰臺名郭象云義臺靈臺也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

虜我將公孫座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

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

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索隱曰紀年魯恭侯宋柏侯衛成侯鄭釐侯來

朝皆在十四年鄭釐侯者韓昭侯也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

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

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正義曰塞先代反括地志云摺楊縣漢舊縣也在銀州銀城縣界按魏築長城自鄭濱洛北庭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也固陽有連山東至黃河西南至西

會等州摺音因 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正義曰邯鄲洛州縣也漳水名

水源自洛州武安縣三門山也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七年

再封名會丹 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索隱曰魏文侯滅中山使魏大臣也

子擊守之後尋復國至是始令 三十年魏伐趙正義曰孫臏傳云魏與趙攻韓韓告

急齊此文誤耳魏伐趙趙請救齊齊使 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

孫臏救趙敗魏桂陵乃在十八年也 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

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圍城有南

北二城在外州雍丘縣界本屬外黃即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謂太子曰臣有自戰百勝之術

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

勝并莒正義曰莒密州縣也在齊東南言從西破齊并至莒地則齊土盡矣則富不過有魏貴不

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自戰百勝

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正義曰啜穿也反汁之人反也

功勳者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

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索隱曰按

年云二十八年與齊田盼戰于馬陵又上二年魏敗韓馬陵十八年又敗魏桂陵桂陵與馬陵異處○正義曰虞喜志林云馬陵在濮州

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間谷深峻可以置伏按龐涓敗即此也徐說馬陵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龐涓敗非此地也齊虜魏

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二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

索隱曰紀年云二十九年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鄙九月秦衛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鄲伐我北鄙王攻衛鞅我師敗績是也然言二十九年不同

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

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

後漢曰今浚儀駟案汲冢紀年曰梁惠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索隱曰紀年以為惠王九年蓋誤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魏

之都也畢萬十葉徙大梁按今汴州浚儀也以公子赫為太子二十三年秦孝公

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

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

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

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

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

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

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

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

王卒索隱曰紀年云惠成王三十二年改元稱一年未卒也子襄王立索隱曰系本襄王名嗣襄王

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

曰二年伐趙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徐廣曰在正義曰

括地志云彫陰故縣在鄜州洛交縣北三十里彫陰故城是也圍我焦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焦城在陝縣東北百

步古號城中東北隅周同姓也曲沃有城予秦河西之地正義曰在陝縣西南三十二里按今有曲沃店也

北至同州並魏河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穎川父城有應鄉也○正義曰應乙陵反括地志云故

應城故應鄉也在汝秦取我汾陰皮氏焦正義曰括地志云汾陰故城在蒲州汾陰縣北

九里皮氏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百八十步也魏伐楚敗之陘山徐廣曰在密縣○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

在鄭州新縣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正義曰括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

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固陽並上郡地魏築長城界秦自華州鄭縣已北濱洛至慶州洛源縣自於山即東北至勝州固

陽縣東至河西上郡之地盡入於秦秦降我蒲陽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八年秦歸

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

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

夫秦取我曲沃正義曰絳州桐鄉縣晉曲沃邑平周正義曰十二州志云平周縣在汾周界休縣西五

也十里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

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

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

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

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

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索隱曰系本襄王生昭王而無哀王蓋脫一代耳孔衍叙魏語亦有哀王而紀年說惠成王二年卒年又稱後元一十七年卒此又分惠王之歷以為二王之年又有哀王凡二十三年紀事甚明蓋無足疑然則是紀年之作失哀王之代也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即以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正義曰魏楚趙

也 不勝而去 二年齊敗我觀津 正義曰括地志云觀津城在魏州棗陽縣東南二十五里本趙

邑今屬魏也 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 索隱曰樗里子秦昭王弟名疾居樗里故

因號焉 走犀首岸門 徐廣曰穎陰有岸亭○索隱曰犀首官名即公孫衍劉氏云河東皮氏縣有岸頭亭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十八里今名西武亭 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

索隱曰政魏公子也 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 徐廣曰年表云擊齊魯贅子於濮也 與秦伐

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 索隱曰紀年云八年翟章代衛 衛君患之如耳見

衛君 正義曰如耳魏大夫姓名也 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

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

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闕與 徐廣曰在上黨○正義曰闕於連反與音預羊腸坂道在太行山上海口

懷州北口潞州闕與故城在潞州及儀州若斷羊腸拔闕與北連恒州則趙國東西斷而為三也 約斬趙趙分而

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

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 正義曰驛音釋 衛之德魏

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

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

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

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

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

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

于魏 索隱曰章為魏將後又相秦 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

曰薛公田文也 楚相昭魚謂蘇代 索隱曰昭魚昭奚恤也 曰田需死吾恐張儀

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索隱曰太子即襄王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壘也以魏之疆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

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

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

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

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索隱曰紀年作晉陽封谷○正義曰陽晉當作

晉陽也史文誤括地志云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三十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杜陽晉陽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陽

晉故城在曹州解在蘇秦傳也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

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一年與齊王會于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

徐廣曰河渭絕一日二十二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

索隱曰汲冢紀年終於哀王二十一年昭王三年喪畢始稱元年也子昭王立索隱曰系本昭王名邀昭王元

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

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

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

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

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正義曰年表及括地志云曲陽故城在懷州濟源縣西十里新垣近曲陽未詳

端之所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温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

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

正義曰即于城也十二年秦拔我安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城故城豫州汝陵縣東南七十

一兵到大梁去十八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

于安釐王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名閔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

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温以和三年秦拔我

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

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徐廣曰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

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

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

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

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

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

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正義曰博頭有刻為梟形者擲得梟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為餘行也九年

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

徐廣曰鄆一作廩丘又作邢丘鄆丘今為宋公縣○索隱曰鄆七系反又音妻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

萬曆二十四年刊

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
 孟嘗且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且卯之賢率彊
 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
 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
 甚然中旗馮琴而對曰索隱曰戰國策作推琴春秋後語作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五文各
 不同王之料天下過矣當且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
 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
 陽之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晉水源出并州晉陽縣西懸壅山山海經云懸壅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流注汾水昔趙襄子堡晉陽智氏防山以水灌之不沒者三版其瀆乘高西注入晉陽城以周漑灌東南出城注於汾陽也不堪者三版知伯
 行水魏栢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

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

正義曰安邑在絳州

夏縣本魏都汾水東北歷安邑西南入河也

絳水可以灌平陽

正義曰平陽晉州本韓都也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名弗

名白水今名弗

魏栢子肘韓康子履魏栢子肘足

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

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

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

索隱曰易音以豉反

於是秦王

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

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

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

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

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爲與也索隱曰與謂許與爲親而結和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索隱曰危音奇禮云中屋履危蓋昇屋以避兵也謂使

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

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
 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
 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
 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
 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
 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
 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
 索隱曰復音扶富反謂前年秦
 韓相攻闕與而趙奢破秦軍也
 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
 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
 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
 索隱曰道猶行也涉谷是往楚之險路
 從秦回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內是

東行二千里

正義曰劉伯莊云秦兵向楚有兩道涉谷是西道河外
 東道從懷斜入梁州即東南至申州攻石城山險阨之

塞而攻冥阨之塞

孫檢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
 為今江夏鄖縣○正義曰冥音直所行甚遠

所攻甚難

索隱曰攻亦作致戰國策
 見作致軍言致軍糧難也

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

倍大梁

正義曰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
 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

右蔡左召陵

徐廣曰一無左

字○正義曰上蔡縣在豫州北七十里邵陵故城亦在豫州鄆城縣東
 四十五里并在陳州西從汴州南行向陳州之西郊則上蔡邵陵在南
 面向東皆身之
 右定無左字也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故曰秦必不

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

正義曰衛齊皆在韓趙
 魏之東故秦不伐也

夫韓

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

徐廣曰在脩
 武軹縣有茅

亭○正義曰茅卯包反懷州武陟縣西十一里故懷城本周邑後屬晉
 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其一曰攢茅括地志云在懷州獲嘉
 縣東北二十五里
 也獲嘉古脩武也邢丘
徐廣曰在平阜○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阜故
 城在懷州武德縣東南二十里本邢丘邑也

以其在河城境津以臨河內索隱曰戰國策云邢丘安城此少安之臯地也

曰境音詭字誤當作延括地志云延津故俗字名臨津故城在衛州清淇縣西南二十六里杜預云汲郡城南有延津是也

共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徐廣曰成臯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

屬魏也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

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

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

云共伐韓以成過失而更惡安陵氏於秦今伐之重非也

秦之欲誅之又矣秦葉陽昆陽

與武陽鄰正義曰括地志云葉陽今許州葉縣也昆陽故城在葉縣北二十五里舞陽故城在葉縣東十里此時葉陽昆陽屬秦舞陽屬魏也

聽使者之惡之索隱曰聽平聲使去聲隨安陵氏而亡之正義曰隨屬魏也

猶聽也無忌說言使者惡安陵氏亦聽秦亡安陵氏然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許必危矣秦有許地魏國可無害

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正義曰南國今許州許昌縣南西四千里許昌故城是也此是屬韓在魏之南故言

南國括地志云周時為許國武王伐紂所封地理志云潁川許縣古許國姜姓四岳之後文叔所封二十四君為楚所滅三卿皆晉其地屬韓

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

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徐廣曰魏國之界千里

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

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

縣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本鄭舊縣也按劉徐二說是其地也

以至于今秦

七攻魏五入圍中徐廣曰一作城也索隱曰圍卽圍田圃田鄭藪屬魏戰國策作國中

邊城盡

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一云魏山都焚句陽有垂亭索隱曰名有朝曰都並魏臺邑名○正義曰墮許規反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冤句縣西北六十五里也

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正義曰陶曹州定陶也衛卽宋

州楚丘縣衛文公都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北至平監正義曰平縣屬河南所亡於秦者山南山

北正義曰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時鄧州屬河外河內正義曰

華州以東至號陝河內謂蒲州以東至懷衛也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都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

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

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

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索隱曰從音足松反楚魏疑而韓不可

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梲之以講識亡不聽索隱曰梲音苦孝反謂韓

被秦之兵梲擾已經三年云欲講說與韓和識猶知也戰國策云韓知亡猶不聽也投質於趙請為天下

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

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索隱曰從足

反從事謂合從事王也戰國策亦然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索隱曰言以質于八趙

則趙挾韓質而親韓也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索隱曰效猶致也此士

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

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

黨於共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正義曰共衛州共城縣甯懷州脩武縣本殷之甯邑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

脩武今魏開通共甯之道使道安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安城在鄭州原武縣東南二十里時屬魏

也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

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

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

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其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

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

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

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內走蒙驁魏太子增質

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索隱曰戰國策作蘇秦為公子

增謂公孫喜固謂魏相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請以魏疾擊秦秦王

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

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二十

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

湣王索隱曰系本安釐王生景愍王午也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

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

曰衛徙濮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徐廣曰十

秦○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垣地本魏王垣也在絳州垣縣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縣南四十五里在蒲水之北故曰蒲陽衍地名

在鄭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

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反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

遂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

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

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夫方令秦

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索隱曰燕周云以守所關

所謂國之去亡者有賢者而不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能王况秦虎狼乎

索隱述贊曰

畢公之苗

因國為姓

大名始賞

盈數自正

胤裔繁昌

世載忠正

楊于就戮

智氏奔命

文始建侯

武實彊盛

大梁東徙

長安北傾

卯既無功

卯亦外聘

王假削弱

虜於秦政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四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世裔事晉得封於韓原

正義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地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故古韓國也

曰韓武子

索隱曰按左氏傳云邗晉

應韓武之穆則韓是武王之子然詩稱韓侯出祖則是有韓而先滅今據此文云其後裔事晉封於原曰韓武子則武子本是韓侯之後晉又封之於韓原即今之馮翊韓城是也然按系本及左傳舊說今謂韓萬是曲沃桓叔之子即是晉之支庶又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起再拜謝曰自相叔已下嘉吾子之賜亦言相叔是韓之祖也今以韓侯之後別有桓叔非關曲沃之桓叔如此則與太史公之意亦有違耳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

索隱曰系本云萬生封伯隸伯生定伯簡簡生興興生獻子厥

從封

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

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

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

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
曰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

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子鞅正義曰音安括地志云故鞅城
今俗名馬鞅城在濟州平陰縣

十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

獻之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韓厥稱

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

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

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索隱曰宣
日宣

子名起州今
在河內是也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

歸於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

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

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索隱曰系本
作平子名頃

宣子子也又云景子居平陽平陽在山西宋忠索隱曰系本
作平子名頃貞子卒子簡子代

曰今河東平陽縣○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簡子

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索隱曰康
子名虎康子與趙襄

子魏相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

子武子代索隱曰武
子名啓章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

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隱曰紀年及世
本皆作景子名處景侯處元年伐鄭取

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

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索隱曰系本
作武侯也列侯二

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索隱曰戰國策作殺韓傀高誘曰韓傀俠累也。九年

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二年列侯卒子文侯立索隱曰紀年無文侯

系本無列侯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

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

丘正義曰靈丘蔚州縣也此時屬燕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

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一十二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

年首相公邑哀侯于鄭是韓既徙都因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上然也六年韓嚴弒

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索隱曰年表懿侯作莊侯又紀年云晉相公邑哀侯于鄭韓山堅賊其君哀侯

而韓若山立若山即懿侯也則韓嚴為韓山堅也戰國策又有嚴仲子名遂又恐是韓嚴懿侯二年魏敗我馬

陵正義曰在魏州元城縣東南一里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正義曰在鄭州也九年魏

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正義曰澮古外反在陵州澮水之上也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

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魏取在平丘

朱六年伐東周正義曰河南鞏縣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

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

悼公索隱曰姬亦作玆並音羊之反姬是韓大夫而王邵亦云不知悼公何君也十年昭侯如秦二

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

旱作高門屈宜曰許慎曰屈宜曰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

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

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

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羸二十六年高門成

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

索隱曰紀年鄭昭侯立威侯七年與鄭

鄭圍襄陵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不見威侯之卒下敗韓舉在威侯八年而此系家即以爲宣惠王之年又上有殺韓公悼公又不知是誰之謚則韓微小國史失代系故此文及系本不同今亦不可考也

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

索隱曰按此則舉是韓將不疑而紀年云韓舉趙將蓋舉本趙將後入韓又紀年云

其敗當韓威王八年是不同也

十二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

敗我鄆

徐廣曰穎川鄆陵縣音於乾反○正義曰今許州鄆陵縣西北十五里有鄆陵故城是也

十六年秦敗

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

徐廣曰一云鯁申差長社有濁澤○索隱曰脩魚地名鯁申差二將名鯁音瘦亦作鯁○正義曰按濁澤者蓋誤當作觀澤

年表云秦惠文王更元八年與韓戰斬首八萬韓宣惠王十六年秦敗我脩魚得將軍申差魏哀王二年齊敗我觀澤趙武靈王九年與韓魏擊秦齊湣王七年敗魏世家云濁澤定誤矣徐廣又云濁澤在長社不曉錯誤之甚括地志云觀澤在魏州頓丘縣東十八里

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

索隱曰公仲韓相國名

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

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

計也

索隱曰一謂名都也二謂使不伐韓而又與之伐楚也

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

索隱曰警戒也戰國策作傲亦同

將西購於秦

索隱曰戰國策作講講亦謀議與購求亦通

楚王聞

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

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

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

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

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

索隱曰言韓王信楚

之救雖不能聽待楚救至折入於秦猶德於楚也

必不爲鴈行以來

索隱曰言韓以楚必救已已雖隨秦來

獨德於王故不為鷹行而來言不同心旅進也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

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

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

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

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

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索隱曰止不

公曰徇從死也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索隱曰止不

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

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

非兄弟之國也又非妻約也言以死助韓秦已有伐形因

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

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疆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

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

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正義曰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

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赧王之三年也

與秦共攻楚徐廣曰圍景座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索隱

曰故楚都在今均州也○正義曰左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也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

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云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襄王四年

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

我宜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韓城一名宜陽城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韓宜陽城也斬首六萬秦武

王十四年刊

韓世家十五

五

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

子嬰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年秦伐我取穰正義曰穰人羊

反鄧州縣也郭仲產南雍州記云楚之別邑秦初與秦伐楚敗楚

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爭為太子

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二在楚楚王欲內

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索隱曰方城楚之北境之外謂北境之地也○正義

曰括地志云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南十八里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

旁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陽翟縣二十五里故老云黃帝臣雍父作柁曰也韓必起兵以救之

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

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外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

十三年周赧王二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皆云楚圍雍氏紀

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攻楚屈丐又云齊宋

圍黃巢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

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

以下楚前圍雍氏赧王之三年事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

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

鄭藍田正義曰南鄭梁州縣藍田雍州縣秦王言或出雍州西南至鄭或出雍州東南歷藍田出曉關俱繞楚北境以待韓使而

東救雍氏如此遲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索隱曰殆不合於南鄭公

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

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

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利然戰國策作

勁勁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

其實陰善吾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
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

川而歸正義曰施猶設也三川各天子都也然韓戰勝楚則秦與韓
駕御於楚即於天子之郡張設救韓之功行霸王之迹加威

諸侯乃歸咸陽是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正義曰楚乃塞南河四
關守之韓不能救三川

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

與昭魚徐廣曰楚相國○索隱
曰戰國策謂之昭獻也遇於商於其言収璽實類有

約也索隱曰劉氏云許言昭魚來秦欲
得秦官之印璽収即取之義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

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

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

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
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

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般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

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二萬敗楚襄城殺景缺周本紀赧王八年

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十九年紀年於此亦說

楚入雍氏楚人敗然其時張儀已死十年矣○正義曰自此以上十二

年並是楚後圍雍氏赧王之十五年一段事也前注徐廣云楚圍雍氏

之下是楚前圍雍氏赧王三年事徐說非也徐見下文云先身而後張

儀及公之所惡者張儀也言張儀尚存楚又兩度圍雍氏故生此

前後之見甚誤也然是公孫昧却述張儀時事說韓相公仲耳蘇代

又謂秦太后弟芊戎索隱曰芊姓戎名秦
且太后弟號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

楚之內蟣虱也索隱曰戰國策公叔伯嬰與蟣虱及公子咎並是
襄王子然伯嬰即太子嬰嬰前死故咎與蟣虱又

爭立此取戰國策說伯嬰未立之先索隱曰質
亦與蟣虱爭立故事重而文到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索
隱曰質
子蟣虱也則公叔伯
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
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

子於楚索隱曰令羊戎教秦於楚索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

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正義曰言韓合齊魏以圍楚公挾秦

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蟻風

竟不得歸韓正義曰自此已前蘇代數計皆不成故韓竟立咎為太子也韓立咎為太子齊

魏王來正義曰蘇代為韓立計故得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

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

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

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正義曰宛於元反宛鄧州縣也時屬韓也六

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正義曰此武遂及上武遂皆宜陽近地十年秦敗我

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

潛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年使暴戾正義曰音

捐韓將姓名救魏為秦所敗戡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

陽正義曰司馬彪云華陽山名在密縣鄭州管城縣南四十里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

謂陳筮徐廣曰一作筮○索隱曰戰國策作田茶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

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

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

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

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

日而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相惠王立

相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曰陘音刑秦拔陘城於汾水之

萬曆二十四年刊

韓世家十五

八

旁陘故城在絳州曲沃縣
西北二十里汾水之旁也
十年秦擊我於太行
正義曰太行山在懷州河內縣

北二十里也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

黨正義曰韓上黨也從太行山西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

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也二十二

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臯滎陽二十六年秦

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相惠

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

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

亡正義曰亡在秦始皇帝十七年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

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觀

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

韓氏之先 實宗周武 事微國小

春秋無語 後裔事晉 韓原是處

趙孤克立 智伯可取 既徙平陽

又侵負黍 景趙據侯 惠文僭主

秦敗脩魚 魏會區鼠 韓非雖使

不禁狼虎

不樂其氣

秦頌節節

驍會別原

韓非韓對

又愛自來

景議對列

惠文節主

鼓風節

賢山節

列對平則

春林無節

對列節

韓原具表

九節

忠節

車端節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五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

索隱曰佗音徒何反此系家以佗為厲公而左傳厲公名躍陳系家又有

利公躍利即厲也是厲公名躍非名佗也蓋佗是厲公之兄立未踰年無謚今此云厲公佗非也佗一名五父故經云蔡人殺陳佗傳又云蔡人殺五父是也

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

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

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

姓四嶽之後

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也

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曰陳湣公周敬王四十一年為楚惠王所滅齊簡公周敬王三十九年被田常所殺

厲公者陳文公少子

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

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

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
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
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
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
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
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
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
位桓公使為工正正義曰工巧之長若將作大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
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
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

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諡為敬仲仲生穉孟夷索隱曰

夷孟思孟稱是名孟夷字也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萊地由是改姓

田氏索隱曰據史此文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近遂為田氏田穉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不欲稱本故國號故改陳字為田氏

孟夷生湑孟莊徐廣曰一作正。索隱曰田湑孟莊生文子

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

齊索隱曰逞音盈史記多作逞字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子諫莊公

弗聽文子卒生栢子無宇田栢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

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正義曰乞田釐子乞

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

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

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
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
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
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
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
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索隱曰荼音舒又如字。景公病命
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索隱曰惠子名張夏昭子名張。景
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
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
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

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旣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
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
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
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
反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
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
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橐中索隱曰橐音託橐中謂皮橐之中。置坐
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
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
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

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

可遂立陽上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

於駘正義曰音臺又音台賈逵云齊地也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

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

公有郟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

與監止監一作闕○索隱曰監如字又苦濫反監姓止名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

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

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

歸乎田成子索隱曰言嫗之采芑菜皆歸入于田成子以刺齊國之政將歸陳氏也齊大夫朝御

鞅諫簡公索隱曰御官也鞅各也亦田氏之族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

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索隱曰齊系家云子我及賈逵云即監止也尋其文意當是監止今

云宗人太史誤耳常與田氏有郟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

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

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

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

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正義曰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

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

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亾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

索隱曰需音須需者疑也疑必致難故云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

田氏不勝出亾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

田氏之徒追執簡公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正義曰齊之西

北界上地名在勃海郡東平縣也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

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

是田常立簡公弟驚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

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

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

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

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

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

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鄆邑青州即北海郡也至琅

邪正義曰琅邪沂州也從安平以東萊登沂密等州皆曰為田常封邑也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

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八以上為後宮

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

卒有七十餘男索隱曰鮑昱云陳成子有數十婦生男百餘人與此亦異然譙允南按春秋陳恒為人雖志大負殺

君之名至於行事亦脩整故能自保非苟為禽獸之行夫成事在務雖于七十祇以長亂事豈然哉言其非實者也田常卒子

襄子盤代立徐廣曰盤一作暨索隱曰暨音許既反系本作班相齊常諡為成子田

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之三年時也分其地襄子

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

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索隱曰系本名伯田莊子相齊宣公宣

公四十二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里陽

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明年伐魯葛及安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魯城在許昌縣南四十里明年伐魯葛及安陵

本魯朝宿邑長葛故城在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鄭之葛邑也

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索隱曰紀年齊宣公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

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而莊周及鬼谷子亦云田成子殺齊君十二代而有齊國今據系本系家自成子至王建之滅祇十代若如紀年則悼子及侯剡即有十二代與莊子鬼谷說同明紀年亦非妄說也

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正義曰音成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

水縣西北五十里說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母丘索隱曰母音買古國名衛之邑今作母者字殘缺耳。正義曰括地志云故貫城即古貫國故貫今名濛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也

宣公五十一年卒田會自廩丘反索隱曰紀年宣公五十一年公孫會以廩丘叛于趙十三

月宣公薨於周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貸立十四年正為明年二月

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正義曰兗州縣也三年太公與

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索隱曰徐廣蓋依年表為說而不省此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會平

陸又二年會濁澤是十八年表及此註並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

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

二年和卒徐廣曰伐子相公午立索隱曰紀年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

後十年齊田午弑其君及孺子喜而為公春秋後傳亦云田相公午弑田侯及其孺子喜而兼齊是為相侯與此系家不同也

相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相公召大臣而謀索隱曰

駟忌段干朋如戰國策威王二十六年鄭鄭之役有此謀臣耳又南

之難在宣王二十二年有駟子田忌孫順之謀戰國策又有張丑其詞

萬曆二十四年刊

交互是記者所取
各異故不同也

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

段干朋曰

索隱曰段干姓朋名也戰國策作段干綸

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

若救之田臣思曰

索隱曰戰國策作田期思紀年謂之徐州子期蓋即田忌也

過矣君之

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于齊也相公曰

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

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

丘

正義曰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縣爾時齊伐燕桑丘魏趙來救之魏趙世家云伐齊至桑丘皆是易州

六年

救衛桓公卒

索隱曰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九年而卒與此不同

子威

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

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

正義曰靈丘河東蔚州縣按靈丘此時屬齊三

晉因喪伐之韓魏趙世家云伐齊至靈丘皆是蔚州

二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

魯伐我入陽關

徐廣曰在鉅平。正義曰括地志云魯陽關故城在兗州博城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也

晉

伐我至博陵

正義曰在濟州西界也

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

我取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

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

自子之居即墨也

正義曰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即墨故城是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

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

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

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晉日趙

攻甄

正義曰音綃即濮州甄城縣北合在即墨字上也

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

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
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
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
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
致兵於齊三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
舍之右室湏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
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
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
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蔡邕曰凡絃以緩急為清濁琴際其絃則清緩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攫之深徐廣曰以瓜持也攫音已足反醜之愉者

徐廣曰一作舒。索隱曰醜音釋與下文舍字並同愉音舒

政令也均諧以鳴大小相益回

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
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
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
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
深而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
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
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
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

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索隱曰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

故云得全也全昌者謂若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

索隱曰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故曰謹毋離前淳于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

而不能運方穿索隱曰稀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為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言逆理反經也

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言每事須順從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

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索隱

曰幹音孤悍反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柎幹則柎昔音相近言作弓之法以膠破昔幹而納諸槩中是猶以勢令人合也傳音附罅音呼嫁反以言膠幹可以勢暫合而久亦不能常傳合於疎罅隙縫以言人臣自宜彌縫得所豈待拘以禮制法式者故下云請自附於萬民也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

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

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

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索隱曰較者校量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

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

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

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

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曲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屢日曠久則系鞶能擊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二年與趙王會

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

平威王曰無有

索隱曰韓嬰詩外傳以為齊宣王其說不同所以異也

梁王曰若寡人

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

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

異吾臣有檀子者

索隱曰檀子齊臣檀姓子男子美稱大夫皆稱子盼子田盼也黔夫及種首皆臣名事悉

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

皆來朝

索隱曰邾莒宋魯之比

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

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

趙人祭西門

賈逵曰齊之北門西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

徙而從者七千餘

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

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

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

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

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

陵

正義曰襄陵故城在兗州鄒縣也

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

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

索隱

曰戰國策作公孫閱

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

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

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

敗之桂陵

索隱曰在威王二十六年○正義曰在曹州乘氏縣東北二十一里

於是齊最彊於諸

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

徐廣曰一作夫

人○索隱曰牟辛大夫姓字也徐廣與年表並作夫人王劭按紀年云齊相公十一年弒其君母宣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夫人之字或如紀

年之二十五年公孫閱又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

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

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上者

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

成侯不勝而奔

索隱曰按戰國策田忌前敗魏於馬陵因被購不得入齊歷十年乃出奔也是時齊都臨淄且孟嘗

列傳曰田忌襲齊之邊邑其言為得即與系家不同也

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

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

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

索隱曰晉大康地記曰戰國謂梁為南梁者別之於

大梁少梁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梁在汝州西南二百步晉大康地記云戰國時謂南梁者別之於大梁少梁也古蠻子邑也

宣王

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

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

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

索隱曰紀年威王十四年田盼伐梁戰馬陵戰國策云南梁之難有張田

對云早救之此云鄒忌者王劭云此時鄒忌死已四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此以田侯為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

皆誤耳

孫子曰

索隱曰孫臏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

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

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

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

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

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

田忌田嬰將徐廣曰嬰將一作賂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

陵索隱曰在宣王二年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

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曰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鄒州向城縣東南四十五里盟而去

徐廣曰表云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七年與魏王會平河南正義曰沛郡平河縣也明年

復會甄魏惠王卒索隱曰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後即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實所不能詳考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

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

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游

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正義曰贅音齊之稷下先生也田駢正義曰白眠反藝文志云田駢齊人遊稷下號天口駢接予正義曰齊人藝文志云接予二篇在道家流慎到正義曰趙人戰國時

虞士藝文云作慎子四十二篇也環淵正義曰楚人孟子傳云環淵著書上下篇也之徒七十六人

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

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索隱曰齊地記曰齊城西門側系水左右有講室趾往往存焉蓋因側系水故曰稷門古側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亦異說也春秋傳曰莒子如齊盟于稷門是也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索隱曰系本名遂湣王元年秦

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于齧桑二年封田嬰於薛四年

迎婦于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

雍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

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

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煇棗

萬曆二十四年刊

日廿二家一六

二

三

將拔徐廣曰在齊陰宛胸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

寡人弗能拔索隱曰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拔故聽齊拔之耳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

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索隱曰逐謂隨逐也交臂而

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

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

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頌之謂也○索隱曰搏音團謂握頌也徐亦通

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

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

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正義曰屈丐楚將為秦所敗今更欲乘之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索隱曰三川韓也

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索隱曰公謂陳軫使秦制和謂

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正義曰施張設也言秦王於天子都張設迫脅也

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

何曰秦兵不用而得山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

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

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

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得魏來事已而不欲與韓地也

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正義曰蘇代謂陳軫今秦韓之兵不

戰伐而得地陳軫於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

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索隱曰券要也左不正也言我以右執其左而責之○正義曰

順治十六年刊

左券下右券上也蘇代說陳軫以上券令秦韓不用兵得地而以下券責秦韓卻韓馮張儀以徇服魏故秦韓善陳軫而惡張儀多取矣

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三

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

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

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齊與韓魏共攻

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

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三十六

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

華東門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即正義曰括地志云齊城章華之東有閭門武鹿門

也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

王之謂臣也蘇代之意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

也蘇代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

勢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

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

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

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

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

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質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

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正義曰按衛此時河南獨有濮陽也有濟西趙之

阿東國危

正義曰阿東阿也爾時屬趙故曰東國危

有淮北楚之東國危

正義曰淮

東國謂下相

有陶平陸梁門不開

正義曰陶定陶今曹州也平陸陸充州縣也縣在大梁東界

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

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

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

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

愛宋與愛新城陽晉

正義曰括地志云新城故城在宋州宋城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

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

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

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二十一年魏納安邑及河內

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

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

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

宋治不安

索隱曰戰國策作宋地不安

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

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

索隱曰軼音姪軼者車轍也言車轍往還加結戰國策作結軻

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

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

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

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

正義曰懷州有

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

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

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

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卻燕將樂毅遂

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

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

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索隱曰淖音女教反

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

器正義曰鹵掠齊寶器也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師

斂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家庸太史斂女竒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

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

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

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為襄王

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

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斂曰女不

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

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

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

齊封田單為安平君正義曰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鄰邑也十四年秦擊

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

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

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

索隱曰蓋齊之謀臣史失名也戰國策以周子為蘇秦而楚字皆作

燕然此時蘇秦死已久矣

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

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

正義曰此時秦

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為扞蔽也

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

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

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

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

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

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

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

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

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

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

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

地理志河內有共縣

正義曰今衛州共城縣也

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

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

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

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

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

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

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隱曰耶音邪謂是建客邪客說建住言遂乃失策令建遷共共今在河內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客不知其善否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曰比如字又頻律反二君即悼公簡公也僖十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索隱述贊曰

田完避難

奔于大姜

始辭羈旅

終焉鳳皇

物莫兩盛

代五其昌

二君比犯

三晉爭疆

和始擅命

威遂稱王

濟急燕趙

弟列康莊

秦假東帝

莒立法章

王建失國

松栢蒼蒼

外傳

秦穆東帝

首立表章

王蒙天國

漢穆東王

齊魯燕越

宋魯東燕

一漢世

二晉學

三晉學

四漢世

五漢世

六漢世

七漢世

八漢世

九漢世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六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索隱曰教化之主吾之師也為帝王之儀表示人倫之準的自子思以下代有哲人繼世象賢誠可仰同列國前史既定吾無間然又孔子非有諸侯之位而亦稱系家者以是聖人為教化之主又代有賢哲故亦稱系家焉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

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索隱曰陬是邑名昌平

鄉號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鄉蓋鄉取山為名故闕里在泗水縣南五十里輿地志云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鄒城闕里即此也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邾面泗即此也按夫子生在鄒長徙曲阜仍號闕里

宋人也曰孔防叔

索隱曰家語孔子宋微子之後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

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為魯人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

子 索隱曰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并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謂不合禮儀故論禱於語云野哉由也又先進於禮樂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禮耳禱於

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索隱曰公羊傳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歲也 生而自上

月屬明年故 歲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 圻頂 索隱曰圻音烏頂音鼎圻鼎言頂上窻也故孔子頂如反字反

圻頂 字者石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女陵山在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于竇三日紀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

空竇在魯南 出之空竇中無水當祭時洒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 記泉 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

枯今俗名女父山 叔梁紇死 索隱曰家語云生葬於防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

禮記云孔子幼 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入墓處毋諱

合葬於防也 之也 索隱曰謂孔子少 孤不的知父堪處非謂不知其營地徵在符

墳處遂不告 孔子為曰 堯虞夏陳相也 受匹升高尺二寸大夫

耳非諱之也 以上亦雲氣諸虛加 象飾足天子玉飾也 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 正義曰

云五父衢在兗州曲阜縣 蓋其慎也 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

西南二里魯城內衢道也 謂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是 也又有五父之衢也 索隱曰

其講也 正義曰慎謂以紼引棺就殯所也 耶人 正義曰 輓父之

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

士孔子與往 正義曰 陽虎紉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 索

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謂孔子實要經與饗為

陽虎所紉亦近誣矣 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劉氏云嗜學之意是

也 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 索

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 云按謂病者不能禮為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 仲尼時年三十五 誠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 服虔曰聖 矣是此文誤也 人謂商湯

滅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

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

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

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偃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精

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粥於

是以餬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粥饘粥餬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

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

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索隱曰左傳及系本

敬叔與懿子皆孟僖子之子不應更言魯人亦太史公之疎耳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

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索隱曰有本作委吏按趙岐曰委吏主委積倉庫之吏料

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

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

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

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

家亦依此為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其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

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索

目莊周財作軒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

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

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

王肅曰身父母之有

○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有已為人子者

為人臣者毋以有已

索隱曰家語作無以惡已為人臣者王肅云言

聽則仕不用則去保身全行臣之節也

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

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轅中

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

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

年三十矣齊景公於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

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

辟行中正身舉五殺

正義曰百里奚也

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

索隱

白家語無此一句孟子以為不然之言也

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

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邱昭

伯以鬪雞故

正義曰邱首后括地志云鬪雞臺二所相去十五步在兗州曲阜縣東南三里魯城中左傳昭二十五年季氏

與邱昭伯鬪雞季氏芥雞翼邱氏為金距之處

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

與子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

昭公乾侯

正義曰相州城安縣東南三十里斥丘故城本春秋時乾侯之邑

其後頃之魯亂孔

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

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索隱曰按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

知肉味無學之文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恐失事實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

景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

食諸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索隱曰此說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異

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

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

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

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

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

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

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問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

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

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

季平子卒相子嗣立季相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羊昭曰

也故謂之怪也○索隱曰家語云相子穿井於費得物如土缶其中有羊焉是也問仲尼二得狗羊昭曰

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

罔聞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也或言獨足

語作罔罔繅首騷然山繅獨一足是山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曰龍

神名故謂之夔夔一足獸狀如人也土之怪墳羊唐固曰墳羊雌吳伐越墮會

稽索隱曰會稽山名越之所都得骨節專車韋昭曰骨一節其吳

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

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韋昭曰防風氏

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

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也

昭曰足以綱紀天下謂名山大社稷為公侯
王肅曰但守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

侯而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

守封禺之山韋昭曰封封山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駟案為釐姓

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

之大人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

三尺短之至也韋昭曰僬僥西南蠻之別名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王肅曰十之謂三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相子慶

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

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索隱曰狃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

相子怒陽虎因囚相子與盟而驛之正義曰陽虎由此益

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

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

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

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正義曰更立其

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相子相子詐之得脫定公

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

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

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

索隱曰檢家語及孔氏之書並無此言故相譚亦以

為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

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

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

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

索隱曰及與也平成

也謂與齊和好故云平

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

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

索隱曰司馬彪云今在祝其縣也

魯定

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

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

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

王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畧也

揖讓而

登酬獻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

曰諾於是旌旄羽被矛戟劍撥鼓譟而至

索隱曰家語作萊人以兵鼓噪劫定

公被音弗謂舞者所執故周禮譟有被舞撥音代撥謂大楯也

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

索隱曰歷階謂

歷階級也故王肅云歷階登階不聚足

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

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

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作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

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

罪當誅

索隱曰熒惑謂經營而惑亂也家語作熒侮

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

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

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

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

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

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正義曰鄆今鄆州鄆城縣在兗州夔丘縣

東北五十四里故謝城在夔丘縣東七十里齊歸侵魯龜陰之田以謝魯曾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

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索隱曰左傳鄆謹及龜陰之田則三田皆在汶陽也定公十

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母百雉之城

王肅曰高丈長丈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服虔曰三都於

曰堵三堵曰雉是叔孫氏先墮郕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郕鄉亭○正義曰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

于季氏之宮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服虔曰人有入及公之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服虔曰

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正義曰括

地志云姑蔑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四十五里按泗水縣本漢下縣地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

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郕城在兗州泗水縣西北五十里公斂處父服虔曰謂成宰也謂

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鄆無成

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

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

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

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

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

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王肅曰有司常供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

之以歸索隱曰家語作皆如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

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

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

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索隱曰家語作容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

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息

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

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

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索隱曰屯地名而師

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憂使人死敗故可以出死也

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師已反桓子

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

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索隱曰孟子曰孔子於衛主顏離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今此云濁鄒是子路之妻兄所說不同衛靈公問孔子

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索隱曰若六萬

石似太多當是六萬斗亦與漢之秩祿不同○正義曰六萬小斗計當合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也居頃之或

萬曆二十四年刊 孔子世家十七

諸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入索隱曰謂以兵仗出入以

齊夫子也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正義曰故匡城在滑

州城縣西南十里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

索隱曰謂昔所被攻缺破之處也○正義曰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淵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貨正從此入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

貨今復來乃率眾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匡人聞之

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索隱

曰匡宋邑也家語云匡人簡子以甲士圍夫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

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致死也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

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曰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

言不能違天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索隱曰家語子

路彈劍而歌孔子之和之曲二終匡人解圍而去今此取論語文王既没

之文及從者臣甯武子然後得去盖夫子再厄匡人或設辭以解圍或

彈劍而釋難今此合論語家語之文以為一事故彼此文交互耳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

云故蒲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匡城本漢長垣縣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

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

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

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

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

禮答焉索隱曰上見如字下見音去聲言我不為相見之禮現而答之子路不說孔子矢之

萬曆二十四年刊

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

屈否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

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搖翺翔也孔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

色則弃邪而反正矣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

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十二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二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相黉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

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相黉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

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索隱曰家語始布子卿謂子貢

東門有人其類似堯索隱曰家語云河目而產類其類似堯其項類臯陶其

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鬣鬣若喪家之狗

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鬣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亂世道不得行故鬣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擗有席而祭顧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

望無人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

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

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勾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

楛矢貫之石矐矢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鷲鳥今之鷲也楛木名矐矢也石為之八寸曰咫楛矢

貫之墜而死。正義曰隼音筍毛詩義疏鷲齊人謂之鷲陳湣公使

使問仲尼索隱曰家語國語皆作陳惠公非也按惠公以魯昭元年立定四年卒又按系家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十二年湣

在陳則此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正義曰肅慎國記云肅慎其地在夫

禹曆二十四年刊

餘國東北河六十日行其弓四尺強勁
弩射四百步今之韓國方有此矣
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

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

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柝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

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

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職使

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

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

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

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

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

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

懼索隱曰家語云寧我鬪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是也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

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

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

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

以待晉楚也正義曰衛在濮州蒲在滑州在衛西也以衛伐之

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

死之不可乎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保西河無戰意也素隱曰此西河在衛地非魏之西

也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祥者靈公曰善然不伐

也

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孔安國曰晉大夫趙

簡子之邑字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索隱曰此河北之佛肸畔

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

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安國曰不入其國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

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

白乎涅而不淄我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

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何晏曰蕢草器也硜

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何晏曰硜硜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孔子學鼓琴

師襄子索隱曰家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蓋師襄子魯人論語謂之擊磬襄是也十日不進

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

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

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

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王肅曰黯黑貌幾然而長徐廣曰詩云頎而長兮○索隱

曰幾與注頎並音祈家語無此四字眼如望羊王肅曰望羊望羊視也心如王四國非文王

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

犢舜華之死也徐廣曰或作鳴鐸竇犢又作竇鳴犢舜華也○索隱曰家語云聞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國語

云鳴鐸竇犢則竇犢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慶華當作舜華諸說皆同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

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
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
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
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
合陰陽索隱曰有角曰蛟龍龍能興雲致雨調和陰陽之氣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
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

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

索隱曰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云作槃操也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

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

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索隱曰此魯哀二年也立孫輒是為衛出公

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經

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

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

在故也夏魯相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

曰災必於相釐廟乎服虔曰相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相僖也已而果

然秋季相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

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

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相子卒康子代立已

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

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
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
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
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
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
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
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
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
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葉於葉階稱公不對未知所以對也孔

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

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于

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

曰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五里聖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長沮桀溺所耕處下有東流則子路問津處也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桀溺謂子

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

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

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耨而不輟

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者也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也

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蓀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孔安國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

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

徐廣曰哀公四年也

軍于城父聞孔子

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

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

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

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

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

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也故不待學以一知之

孔子知弟子有

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王肅曰率循也

言非兕虎而循曠野也

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

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

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

正義曰言仁者必使

四方信之安有伯夷叔齊餓死乎

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正義曰言智者必使處事

通行安有王子比干剖心哉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

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王肅曰種之爲稼斂之爲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王肅曰言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

吾爲爾宰

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爲汝主財言志之同也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

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

服虔曰書籍也。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則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下冉求

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

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

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

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

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

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

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

也伴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天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此孔子於鳳鳥特聖君乃見非

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也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

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

公六年也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百牢牢具一百也

周禮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今吳徵百牢夷不識禮故子貢對以周禮而後吳亡是徵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沂丞縣地理志云繒縣屬東海郡也

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

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

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

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

淫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

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

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繒已四年矣年表

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正義曰括地志云郎亭在徐州滕縣西五十三里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

萬曆二十四年刊孔子世家十七

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

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

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索隱曰二十五家為社千社即二萬五千家康子曰

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

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名疾問策於仲尼仲

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

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之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

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魯系家云定公十一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魯哀公問

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

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言民化於上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

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

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

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

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

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五音始奏翕如盛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

如何晏曰言如其音節明釋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釋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音自衛

如何晏曰言如其音節明釋如也以成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釋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音自衛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七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四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遷

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正義曰去

逐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

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正義曰亂理也詩小序云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萇云關雎和

聲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色

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

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主化成也按王雎金曰鷓

也正義曰小序云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

鹿鳴為小雅始正義曰小序云鹿得苹呦呦鳴而相呼懇誠發

盡其心矣毛萇云鹿得苹呦呦鳴而相呼懇誠發

乎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也文王為大雅始

正義曰小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鄭玄云文王初為西

伯有功於民其德者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清廟為頌

始正義曰小序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

焉毛萇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天德清明

聖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

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

喜易序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請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

卦分為上下篇先後之次其理不易象正義曰吐亂反上象卦下辭下

孔子就上下二經各序其相次之義象正義曰吐亂反上象卦下辭下

作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德或說其卦義或

說其卦名莊氏云彖斷也言斷定一卦之義也

繫正義曰如字又音系

人繫屬此辭於爻卦之下分為上下篇者以簡象正義曰上象卦辭下

編重大是以分之又言系辭者取綱系之義也

物之體自然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

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象也

說卦正義曰易正義云說卦者

所為文言正義曰易正義云夫子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釋乾坤二卦

之外別言聖人之興因時而作隨其相宜不必相因襲當有損益又云

雜採眾卦錯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按史不出雜卦故附之

讀易章編二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

萬曆二十四年刊

世宗

三

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

二人如顏濁鄒之徒正義曰濁音卓鄒音聚顏濁鄒非七十二人數也頗受業者甚

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

慎齋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

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

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

使儼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命也

既行出而車駕隨之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

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

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也德之

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

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怪

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舉于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子貢曰夫子之

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

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

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達

所立則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反夫子所立也

萬曆二十四年刊

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玄曰達巷

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我執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卑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

曰牢者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伎藝也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曰大野數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獲麟

堆在鄆州鉅野縣東十二里春秋哀十四年經云西狩獲麟國都城記

云鉅野故城東十里澤中有土臺廣輪四五十步俗云獲麟堆去魯城可三百餘里叔孫氏車子鉏商獲

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索隱曰春秋傳及家語並云車子

微故略其姓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

則子非姓也怪之以為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曰河不出圖雉不出書吾

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受命則河出圖今無此顏淵死孔子曰

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及西狩見麟曰吾

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喟然歎曰莫

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然天不尤人下學

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與天地合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置也置行中清廢中權馬融

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

棄以免患合於權也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

在義所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索隱曰言天子脩春

秋以魯為主故云據

魯時周雖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

故殷運之三代

正義曰殷中也又中約運夏殷周之事也

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曰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

摧乎哲人萎乎

王肅曰萎頓也

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

矣莫能宗予

王肅曰傷道之不行也

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

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

日卒

鄭玄曰明聖人知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封夫子子孫二代之孫忠為褒城侯生光為丞相封侯平帝封孔霸孫莽二千戶為

褒城侯後漢封十七代孫志為褒成侯魏封二十二代孫美為崇聖侯

晉封二十三代孫震為奉聖亭侯魏後封二十七代孫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又封三十一代孫珍為崇聖侯高齊改封珍為恭聖侯周武帝改

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皇唐給復二千戶

封孔子裔孫孔德倫為褒聖侯也孔子年七十二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已

丑卒

索隱曰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二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一一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

明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

王肅曰弔善也慈且也一老謂孔子也

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

王肅曰疚疾病也

嗚呼哀哉尼

父母自律

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母以自為法也

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

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

愆

索隱曰左傳及家語文皆同

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余一人

非名也

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皇覽曰孔子家去城一里

冢坐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瓦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粉維離女貞五味棗檀之樹孔子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索隱曰離音藜藜草名也女貞一作安貴香名出西域五味藥草名彘首讒彘檀樹之別種也弟子皆服三年三年

心喪畢相訣而去

索隱曰訣音決別也

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

貢廬於冢上

索隱曰家語無上字且禮云適墓不登龍豈合廬於冢上乎蓋上者亦邊側之義

凡六年然

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

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家而諸儒亦講禮鄉

飲大射於孔子家孔子家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

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索隱曰謂孔子所居之堂其弟子之中孔子沒後後代因廟藏夫子

平生衣冠琴書於壽堂中

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

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

索隱曰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夫子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為鯉也

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也

伯魚生伋

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

小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

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

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簡
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
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
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
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邛邛生驪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
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
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索隱
曰祇敬也言祇敬遲迴不能去之有本亦作低迴義亦通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
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

至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

索隱曰離騷云明五帝以折中王師叔云折中正也

宋均云折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可謂至聖矣

索隱述贊曰

孔子之先 胄于商國 弗父能讓

正考銘勒 防叔來奔 邾人倚立

尼丘誕聖 闕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一行誅兩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獨

萬古魁誠

漢鳳臺

四六來眼

五步

三

二

一

孔子世家第十七

三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七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索隱曰勝立數月而死無後亦稱系家者以其所遣王侯將相竟滅秦為首事故也然時因擾攘起自匹夫假託妖祥一朝稱楚歷年不永勳業蔑如繼之齊魯曾何等級可降為列傳

陳勝者陽城人也字涉

索隱曰韋昭云陽城屬潁川地理志屬汝南不同者按郡縣之名隨代分割蓋

陽城舊屬汝南史遷云今為汝陰後又分隸潁川韋昭據以為說故其不同他皆放此

吳廣者陽夏人也字

叔 索隱曰夏音賈韋昭云淮陽縣後屬陳。正義曰括地志云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也

陳涉少時嘗與人

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

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

知鴻鵠之志哉

索隱曰尸子云鴻鵠之鷺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是也鴻鵠是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鵠與黃鵠也

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

鴻鵠音尸

陳涉世家十八

鄉徐廣曰在沛郡蕭縣○索隱曰間左謂居間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間左今力役凡在間左者盡發也又云凡居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者而發之者也適音直革反又音

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

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

死等死死國可乎索隱曰謂欲經營圖國假使不成而敗猶愈為戍卒而死也陳勝曰天

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索隱曰姚氏按隱士遺音郵書云李斯為

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

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

賢未知其死也索隱曰扶蘇為二世所殺而百姓未知故欲詐自稱也項燕為楚將數

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

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且多應者索隱曰漢書作倡倡謂先

也吳廣以為然乃行卜索隱曰行者先也一云行往也卜者知其指意曰

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贊曰假託鬼神以威

眾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索隱曰裴註引蘇林臣贊義亦當矣

而李奇又云卜者戒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斥言之而勝失其

旨用依鬼神起怪蓋謂得其指也陳勝吳廣喜念鬼索隱曰念者思也謂思念欲假鬼神之事曰此

教我先威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閒令吳廣之

次近所旁叢祠中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憑焉孔文祥又云伺切間隙不欲令眾知之次師所次舍處也

夜篝火徐廣曰或作帶也篝火者籠也音溝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者將尉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

百人故云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

果笞廣尉劔挺徐廣曰挺猶脫也。索隱曰按脫即奪也說文云挺拔也案謂尉劔拔而廣因奪之故得殺尉廣

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

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更士名藉

也今失期當斬就使藉第幸得不斬成死者固十六七此激怒其眾也蘇林曰第且也。索隱曰第一音次第之第小顏云第但也劉氏云藉音子夜反應劭讀如字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

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

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

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

鄉收而攻蕪蕪下索隱曰蕪音機又音祈縣名屬沛郡下者降也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蕪以東索隱曰韋昭云符離屬沛郡李奇云徇略也音辭峻反攻鉅酈苦柘譙

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陳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索隱曰地理志陳縣屬淮陽車六七

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正義曰今陳州城也本楚襄王築古陳國城也陳守令

皆不在索隱曰張晏云郡守縣令皆不在非也地理志及秦三十六郡並無陳郡則陳止是縣今言守令則守非官也與下守丞獨守丞與戰譙門中索隱曰蓋謂陳縣之城門弗勝守丞死乃

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三老豪

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之

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索隱曰李奇云張大楚國故稱張

也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

也也

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

索隱曰東城縣名地理志屬九江。正義曰括地志云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也。嬰後聞陳王

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

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索隱曰三川今洛陽也地

有伊洛河故曰三川秦曰三川漢曰河南郡李由李斯子也。守滎陽吳叔弗能下陳王徵國

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

姓蔡名賜璜曰房邑君也。索隱曰房邑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晉灼按張耳傳言相國房君者蓋誤耳涉始號楚因楚有柱國之官故以官蔡賜蓋其時草創亦未置相國之官也。周文陳之賢人也文穎曰即周章嘗為項燕軍

將軍印西擊行收兵至關車十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

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也司馬季主為日者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

正義曰即京東戲亭也。秦令少府章邯免鄴山徒人奴產子索隱曰小顏云猶今

言家產奴也。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

曹陽二三月索隱曰晉灼云亭名也在弘農東十二里小顏云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北流入河魏武帝改章邯

為好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正義曰澠池河南府縣是也章邯

擊大破之周文自到軍遂不戰徐廣曰十一月也武臣到邯鄲自

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陳王

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

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

萬曆二十四年刊 東坡世家八

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

君正義曰成都屬趙趙兵亟入關索隱曰趙音促謂催趙王將

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

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

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

乘秦之弊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

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

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

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

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

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

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

時諸將之徇地不可勝數周市北徇地至狄徐廣曰今

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反擊周市市軍散

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

國後以樹黨○索隱曰晉灼云甯陵今在時咎在陳王所不得

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

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市卒為相

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

圍棗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

齊齊國按今梁國有寧陵縣是字轉異耳

衆陽索隱曰遣作遺遺謂留餘也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

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

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

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

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

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索隱曰說音悅凡人名皆音悅郟音談小顏云

鄉東海之縣名非也按章邯軍此時未至東海此郟別是地名或恐鄉當作郟是郟郟之地或見下有東海鄉縣故誤也章邯

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銓人伍徐徐廣曰一作逢。索隱曰地理志銓縣名

屬沛漢書作伍逢將兵居許正義曰括地志云許州許昌縣本漢許縣章邯擊破之伍徐軍

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國有陵

也銓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索隱曰地理志取慮縣名屬臨淮音

秋間二音取又音子史反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正義曰今海州也守

慶於郟陳王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

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

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西

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臆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

也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城父縣因降下之故云還至下

城父又頑氏按郡國志山乘縣有下城父索隱曰按舊讀以陳王從汝陰還至城父縣因降下之故云還至下其御莊賈殺以降秦

陳勝葬碭正義曰音唐今宋州碭山縣是諡曰隱王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

應劭曰涓人知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為倉頭軍起新陽

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冠

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

陳令銓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

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

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

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為楚王

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欲擊秦軍定陶下

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

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

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誅殺公

孫慶秦左右校索隱曰即左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

復聚鄱盜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為羣盜陳勝之當陽軍黥布之

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漢書音義復以陳為楚

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九六月已為王王

陳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

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索隱曰數音朔數謂自不肯為

通陳王出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

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願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

貌也沈音長含反含一作金○索隱曰服虔云楚人謂多為夥又言願

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願

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穎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

索隱曰謂朱房胡武等以素所不善者即自驗問不往下吏也

陳王信用

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

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駟案班固奏事云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然則言褚

先生者非也○索隱曰徐廣裴駮據所見別本及班彪奏事皆云合作太史公今據此是褚先生述史記加此贊首地形險阻數句然後始稱賈生之言因即改太史公之目而自題尸位號也已下義並見始皇本紀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

革刑法所以為治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

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

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

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

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
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
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
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
明周最正義曰音聚陳軫邵滑邵正義作昭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
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索隱曰仰字亦
作仰並音仰謂秦地形高故並仰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
遁逃而不敢進索隱曰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更有宋衛中山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索隱曰說文云櫓大

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

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

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

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索隱曰臣贊云短曰敲長曰朴威振

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

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

索隱曰貫音烏還反又如字貫謂上絃也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

首隋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徐廣曰一作鑄

鑄以為金人十一索隱曰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以弱天下之民然後

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

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索隱曰猶今巡

更問何誰也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

陳涉瓮牖繩樞之子疇隸之人徐廣曰田民曰疇音亡更反而遷徙之

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仟佰之中索隱曰仟佰謂千人百人之長也漢書作阡陌

如淳云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陌音陌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

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

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殷

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

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鎗也索隱曰鉏耰謂鉏木也論

語曰耰而不輟是也棘戟也矜戟柄音勤適戍之眾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索隱曰鄉音香亮反鄉時猶往時也蓋謂孟嘗

信陵蘇秦陳軫之比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索隱曰絜音下結反謂如結束知其大小也比權量力則不

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

州而朝同列索隱曰謂秦疆而抑八州使朝已也漢書作招八州亦通百有餘年矣然後以

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索隱曰施音式破反信秦虎狼之國其仁心不施及於天下故亡也

索隱述贊曰

天下匈匈

海內乏主

荷鹿爭捷

瞻烏爰處

陳勝首事

厥號張楚

鬼怪是憑

鴻鵠自許

葛嬰東下

周文西拒

始親朱房

又任胡武

騷願見殺

腹心不與

莊賈何人

反噬城父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八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索隱曰外戚紀后妃也后族亦代有封爵故也漢書則編之列傳中王隱則謂之紀而在列傳之首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索隱曰繼體謂非創業之主而是嫡子繼先帝之正

體而立者也守文者猶法也謂非受命創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為之主耳

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

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

索隱曰韋昭云塗山國名禹所娶在今九江

而桀

之放也以末喜

索隱曰國語桀伐有施有施人以末喜女焉

殷之興也以有娥

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契

紂之殺也嬖妲己

索隱曰國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

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

索隱曰系本云帝嚳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原鄭玄箋詩云姜姓姬名履大人

跡生后稷大任文王之母

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

索隱曰國語曰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

焉然此文自夏之興至褒姒皆是史蘇之詞見國語及列女傳

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

降春秋譏不親迎

索隱曰公羊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外逆女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爾始不親迎也

夫婦

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

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

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

索隱曰如音配又如字

君不能得之於臣

索隱曰以

言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之尊而不奪臣子所好愛使移其本意是不能得也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

父不能得之

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

索隱曰鄭玄註禮記云姓者子

姓謂眾孫也即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

索隱曰按謂有始禮記云姓者子

趙飛鸞等是也

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

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漢興呂娥

姁

索隱曰娥姁呂后字按漢書小顏云呂后名雉字娥姁

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

色衰愛弛而戚夫人有寵

索隱曰漢書云得定陶戚姬

其子如意幾代

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氏夷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

宮唯獨無寵踈遠者得無恙

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一說古者野居露宿恙啞人蟲也故人相恤

云得無恙乎

呂后長女為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

索隱

曰皇甫謐云名媯

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詐取

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不明

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

連固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

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

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諸陵皆如此

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

天誘其統徐廣曰一作衷卒滅呂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宮索隱曰

曰在未央北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

非天命孰能當之

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媪通

索隱曰媪音烏老反然媪是婦人之老者通號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索隱曰顧氏按

冢墓記薄父冢在會稽縣西北襟山土今猶有北城襟音莊洽反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魏王

而魏媪內其女於魏宮媪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

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

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

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

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

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

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

宮成臯臺索隱曰按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作成臯靈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正義曰括地志

鄭之制邑漢之成臯縣也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

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具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

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

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

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

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

之代為代王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
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
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弟薄昭
封為軹侯索隱曰地理志云軹縣在河南恐地遠非其封案長安東有軹道亭或當是所封也薄太后母
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
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冢寢廟上食祠如法
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儀薄太后
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
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
一人薄太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

索隱曰按廟記云在霸陵南十里故謂之南陵按今在長安東滻水東原上名曰少陰在霸陵西南故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陵故縣在雍州萬年縣東南二十四里漢南陵縣本薄太后陵邑陵在東北去縣六里以呂后會葬長

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

竇太后

索隱曰皇甫謐云名倚房

趙之清河觀津人也

正義曰在冀州棗強縣東北二十五里

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

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

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

正義曰謂宦者為吏王發遣官人也

必置我籍趙之

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

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

姬生女嫫

索隱曰嫫音足消反

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

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後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

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

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嫫為長公主其明

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

親早卒葬觀津索隱曰摯虞注決錄云竇太后父少遭秦亂隱身

起大墳於觀津城南人閒號為竇氏青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竇少君墓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七里於是薄太后

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

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皇后兄竇

長君索隱曰決錄云建字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

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得十餘家至宜陽為

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

君獨得脫不死自十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索隱曰謂從逐

其宜陽之主人家而皆往長安為居也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

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

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

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

傳舍中丐沐沐我索隱曰丐音蓋丐者乞也沐未濟也謂乞浴為弟沐也請食飯我乃

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

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

索隱曰公亦在也謂皇后親祖之昆弟如竇嬰即皇后從昆弟之子之比亦得家於長安漢書昆弟謂廣國等也絳侯

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
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
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
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
尹姬皆母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為章武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滄州魯城縣。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渤海。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南皮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漢南皮縣也。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
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

曰地理志縣名屬琅邪

竇氏凡三人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

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索隱曰當武帝建元六年此文是也而漢書作元光誤也合葬霸陵
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

索隱曰皇甫謐云后名媯音志地理志右扶風槐里亦曰廢丘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十里也

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

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

索隱曰即后及兒姁也

仲死臧兒更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

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

奇兩女

索隱曰奇者異之也漢書作倚倚依也

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

內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

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

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

索隱曰即武帝也漢書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

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

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

索隱曰姁音况羽反兒姁生

四男

索隱曰謂廣川王越膠東王寄清河王舜常山王憲也

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以

薄氏女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母寵

也立榮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為妃栗姬妬而景

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

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許

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

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

之

之

索隱曰望猶責望謂恨之也

景帝常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為王者

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

恚心嗾之而未發也

索隱曰嗾音銜漢書作銜銜猶恨也

長公主日譽王夫

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

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

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

索隱曰大行禮官行音銜

曰子以母貴母以子

貴

索隱曰此皆公羊傳之文也

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

是而所宜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

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

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

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太山

景帝崩太子襲號

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正義曰德州縣也封田蚡為

武安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魏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安故城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七里六國時趙邑漢武安縣城也勝

為周陽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上郡○正義曰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南二十九里也景帝十

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

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晉州城西面今平陽故城

東面也城記次為南宮公主正義曰南宮冀州縣也次為林慮公主索隱

云堯築也蓋侯信好酒田蚡勝

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

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

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四年崩合葬陽陵正義曰括地志

云陽陵在雍州咸陽縣東四十里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正義曰衛青傳云父鄭季為吏給事

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故冒衛氏出平陽侯邑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子夫為平

陽主謳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

女十餘人飾置家武帝祓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祓呂后本紀亦云三月祓還過軹道蓋

與游字相似故或定之也索隱曰小顏祓音廢今亦音拂謂被袂之游水自潔故云祓除也霸上還因過平陽

主主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

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正義曰尚主也於主

衣車中得幸也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

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

萬曆二十四年刊

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

出歸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

寵日隆召其兄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

寵凡三女一男索隱曰三女謂諸邑石邑及衛長公主後封為當利公主也男名據索隱曰即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

姓陳氏索隱曰漢武故事云后名阿嬌即長公主嫖女也無子上之

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徐廣曰即景帝姊嫖也以故陳皇后驕貴

聞衛子夫大幸恚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

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索隱曰漢書云女子楚服等坐為皇后呪咀大逆無道相連誅

者三百餘人乃廢后居長門宮故司馬相如賦云陳皇后別在長門宮悲思奉黃金百斤為相如取酒乃為作頌以奏皇后復親幸作頌

信工也復親幸之恐非實也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

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

而棄捐吾女豈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

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

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

胡有功封為長平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汝南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

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

軍功封冠軍侯索隱曰地理志冠軍屬河陽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

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

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索隱曰名闕王夫

萬曆二十四年刊 外戚世家十九

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索隱曰名勝正

義曰李夫人早卒索隱曰李延年之女弟漢書云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其兄李延年

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

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

氏後憐其家乃封為海西侯正義曰漢武帝令李廣利征大宛國近西海故號海西侯也

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索隱曰漢書云李姬生廣陵王胥燕王旦也其母無

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

以倡見非王侯有士之女士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正義曰疑此二九成之間褚少孫續之也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

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正義曰按後封修成

君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王太后

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白言太后有女

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

武帝乃自往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云橫音光二輔

黃圖云北面西頭門。正義曰括地志云渭橋本名橫橋架渭水上在淮州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按此橋對門也乘輿馳至

長陵當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

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

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

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噍索隱曰為百反蓋慘之辭耳。正義

曰噍責失聲驚愕貌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

直入長樂宮行詔門著引籍正義曰武帝道上詔令通名狀於門使引入至太后所通到

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得臣

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為

下泣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為壽奉錢千萬奴婢三

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焉於是

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修

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為修成子仲索隱曰金氏之甥修成君之子

也而名仲者與大外祖王氏同字恐非也女為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為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

非劉氏以故太后憐之修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

苦之

衛子夫立為皇后后弟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為長

平侯四子長子伉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二

弟皆封為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索隱曰名不疑地理志陰安縣名屬魏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安故城在魏州頓丘縣北六十里也一曰發干侯索隱曰名登地理志發干縣名屬東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發干故城在博州堂邑縣西南二十三里三曰宜春侯索隱曰名伉地理志宜春縣名屬汝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故城在豫州汝陽縣西六十七里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

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當用

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為夫者皆言大

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

用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為皇后三子為

疾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言之
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且奈何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變其文家化為
國不變其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
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索隱曰韋昭云婕承好助也一云美好也聲類云幸也字亦從女漢舊儀云皇

后為婕妤下與禮比丞相邢夫人號姪娥索隱曰服虔云姪音近妍眾人謂之姪何說

云姪長也好也許慎云秦晉之間謂好為姪姪何秩比中二千石索隱曰崔浩云中猶

秩一歲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容華秩比二千石索隱曰二千石是

云其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者如淳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漢律真二千石俸月三萬按是一萬斛則二萬斗亦是三千

石也崔浩云列則已上秩石皆正二千石則是真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可此崔氏說今兼引而解之婕妤

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為皇后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

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望見邢夫人

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為邢夫人來前

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

曰視其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

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

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

之仇美惡人室貝收士無寶不肖人賤良效美女亦惡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

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

女無美惡入室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

女之仇豈不然哉目厭其不取也曰美女人

鈎弋夫人姓趙氏河間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武帝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

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後居鈎弋宮號曰鈎弋夫人列仙傳云發手得一玉鈎故號焉正義曰括地志云鈎

弋宮在長安城中門名堯母門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

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七昭帝年五歲耳○索隱曰

此褚先生之記漢書云元始三年生昭帝入誤按元始當作太始也衛太子廢後未復立太子而

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

闕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

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鈎弋夫人

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

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宮秦之甘泉宮在雍州雲陽

縣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黃帝以來祭圓丘處也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

者夜持棺往葬之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陵漢鈎弋夫人陵也在雲陽縣西北五十八里孝武帝鈎弋趙婕妤好昭

帝之母齊人姓趙少好清靜六年臥病右手捲飲食少塗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佳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鈎後生昭帝

武帝末年殺夫人殯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絲履也官記云武帝思之為起通靈臺於甘泉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至宣帝時

封識其處其後帝閑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

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

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女王獨居

外傳世家二十九
三
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
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
遠見為後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謚為武豈
虛哉

索隱述贊曰

禮貴夫婦

易叙乾坤

配陽成化

比月居尊

河洲降淑

天曜垂軒

德著任姒

慶流娥嫵

建我炎曆

斯道克存

呂權大寶

寶善呈玄言

自茲已降

立壁以恩

內無常主

後嗣不繁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

